

缅怀与启迪

朱家泽



1960年，上海市进行中小学学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我校李楚材校长一直怀有教育必须改革创新的心愿，创办我校十七年来，对教师的素质修养、协作凝聚力、探索创新精神了解有素，对青年学生的主动性、求知欲、可塑性也颇具信心，认为我校有条件试验，决定在我校再度试行中学三二分段的五年制。

随后，我校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指引下，研究学习教育规律，教师逐步取得共识；联系学校实际，调整课程设置，采用适合教材，改进教学方法，规划各项工作的步骤和举措，强调教师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结合，强调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沟通，强调启发学习兴趣，培养创造意识，发展创造能力，动手动脑，学以致用，强调在学生学习全过程中引导学生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小有爱国心，“诚信”、“务实”，准备将来服务他人、服务集体、服务人民，准备不忘开拓创造，担当国事，振兴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等到1965年试点班毕业了，按照传统的办法总结，182名学生各科学业平均成绩，比历届六年制的成绩略高；高考升学率依然保持稳定上升，经过问卷、座谈调查、资料统计，继续深造的胜任愉快、学有所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各有特色的业绩，“试验”向母校交了一份良好的答卷。

时间过得飞快，今年，1965年的毕业校友将迎来毕业整40周年的纪念日，大家都在思忖：该组排怎样的活动节目最有意义，最能为大家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听几位筹备组的校友说：要约集同学返回当年的教室，和任课老师一起团聚，舒畅共话，缅怀母校，吐露我们对老师的由衷感谢。还要请各地分散的同学写回忆文章，回忆当时的学习生活，汇总出版纪念专刊，不让“往事如烟”，但愿“记忆犹新”；不愿青春悄悄无踪影，总想盛年仍萌少壮志。四十年阔别，信息不通相互系念，今朝短文交流，喜讯、乐事广传其乐何如。长途难免挫折，有时偶遇缺憾，知友慰藉，容可冰释，心态平衡，永保健康。

我从教六十载与普教有至深至厚的感情，在位育园与同事同学勉励耕耘，结缘亦已三十一年，确是幸运，听了筹备组同学的一番设想，心向往之，返校团聚一定参与。纪念专刊出版后，一定仔细阅读，反复思维，陶行知说，教师最大的乐趣在于培养值得自己佩服的学生，位育毕业的桃李数以万千计，值得我佩服的也极多，其中包括参与学制试验的同学们，我会通过专刊的学习，感受新的启迪和激励，也会取师友之长，补自己之短，在有生之年象春蚕那样，生命不息，吐丝不止；甘为红烛，奉献喜泪，流尽方休的。

原载于1965届五年一贯制教改试点班毕业40周年纪念刊

尊敬的师长 真挚的朋友

—深切悼念朱家泽师长

黄承海 老师



23日下午朱家泽老师的女儿朱枫来电，告诉我，她的爸爸中午病故于中山医院，对此我虽有思想准备，但内心是很不希望听到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我静思了一些时间，四十八年来，我与朱家泽老师亲交往、合作共事的一些情景，他待人处事的高尚风范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有责任回忆整理出来，让更多熟悉他、爱戴他的教师，学生和朋友们有更多的了解，以此表达我对朱家泽老师的深切思念之情。

我是61年从上海师大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五十一中学（即今天的位育中学）当教师的，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9月初的一个星期日上午，从区里拿了介绍信后就学校报到（当时我与赵家镐一同前往），在校长室接待我们的就是时任副校长的朱家泽老师，从此之后，在位育中学的工作期间，我一直受到朱家泽老师热诚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他是我事业上的引路人。

六十年代初期，位育中学先后分配到二十几位大学毕业生，学校领导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朱家泽老师作为主管学校行政的副校长，一直满腔热诚地关注着我们这些“新兵”，把我们分别托付给有经验的老教师来带教。在校内，他的日常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但他经常抽空找我们谈心、谈工作，到教室听我们的课。他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勉励我们：要刻苦努力、勤奋好学，三、五年后你们都将是位育的骨干和希望，位育是你们施展才能的舞台。他还受学校的委托，联系青年教工，适时参加青年教工的一些活动。记得当时有一位北师大附中知名的特级教师正好来上海访问，朱老师特意把她请来，参加青年教工活动，与青年教师座谈，介绍经验，激励青年教师要敬业爱业，青年教师们深受鼓舞。在学校和朱家泽老师关心帮助下，当时的青年教师都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有着较强的工作责任感和事业心，二、三年后就有几位青年教师被提拔为教研组、年级组的副组长，挑起教育、教学工作的担子，成为学校的骨干力量。粉碎“四人帮”后，这些青年教师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还被评为特级教师，可以说位育中学青年教师的成长，凝聚着不少老教师的心血，更离不开朱家泽老师的一片深情。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一批青年教师（今天已都是古稀的老人了！）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对朱老师都充满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显得异常的珍惜和留恋。

在那段时间里，我有幸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参与了五年制的试点工作。记得在我工作后的第二年（62年）的五、六月间，朱老师约我去校长室谈工作，告诉我，新学年起，要担任五年制试点的中三年级的化学课和班主任，并设想今后几年，要跟班教到中五毕业。就这样，从六二年秋季起，我连续三年担任五年制试点班的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四、中五时还兼了年级组长。朱家泽老师对这届五年制的试点工作可谓是呕心沥血，从教材的选择、教学计划的制订到教师的配备、从招生计划的确定到新生的录取报到等等，他都有周密的考虑（当时上海进行五年制试点还有华师大一附中和复兴中学），对学生、家长的思想动员，日常的教育工作，他经常给予具体而富有成效的指导，使我们每一个教师对这项艰巨的试点工作怀着深厚的感情，充满着信心。这项试点工作在六五年取得圆满成功（遗憾的是，第二、三届因文革而中止了）一百八十多位同学在高中阶段虽然缩短了一年的学习时间，但德智体诸方面却依然得到全面发展，涌现一批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极大多数同学以高分录取在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有几位的单科考分和总分列华东区的前位。当年五十一中学优异的高考成绩，引起清华大学负责人之一何东昌的高度重视（他正在上海负责招生工作，这一年，五十一中学有多达24位同学被清华录取，何东昌后曾任教育部长），为此，他特地来到五十一中学与学校领导、教研组长和毕业班老师座谈，对学

校的各项工 作予以很高的评价，并表示清华附中要与五十一中学加强交流学习。进清华的这批学生很快表现出扎实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有的受到蒋南翔校长的赞赏而作为重点培养。六五届的这些同学，在文革中经受了考验，粉碎“四人帮”后，他们都在各条战线茁壮成长，有一些成为著名的学者、教授、专家，有的担任高校校长。例如，大家熟知的吴启迪（同济大学原校长、教育部原副部长）、朱邦芬（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04年被评为科学院院士）、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等。六五届的学生跟朱家泽老师都有很深厚的感情，大家很喜欢听他的报告。几十年来，每当我们师生聚会时，都会邀请朱家泽老师参加，大家见到他，都很习惯性地叫一声：朱校长，您好！并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意！六二至六五年的三年工作实践，使我懂得做一个教师的意义和责任，是我一生中经受锻炼最大、工作最充实的三年，也是终身难忘的最宝贵的三年，对这三年的教书生涯，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与朱家泽老师在位育中学共事了近二十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水平高、懂业务、教育思想活跃、工作责任感和事业心都很强，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关心教师，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校长！有几件事至今仍常为师生们称颂的。一是，对物理教师李莲宝的关心和支持。李老师是一位有独特见解、极有个性，平时敢于直言的中年教师，他教学严谨，教学经验很丰富，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在担任五年制试点班的教学工作后，他根据该年级的特点和自己的教学经验，向朱家泽老师提出建议，高中阶段的物理教学，弃用统编教材，改用他自编的讲义（边编写、边打印讲义、边教学），基于对李老师的了解和信任，朱家泽予以大力支持，中四、中五两年教学实践证明他编写的物理讲义水平很高、效果很好！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学习基础，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题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许多同学在高考中，物理成绩取得了高分，进高校后学习物理特别轻松自如，录取清华的一些学生，在物理课上表现出来的学习能力受到大学老师的高度赞扬。李莲宝老师是学生们最敬重、最深爱的一位老师！是朱家泽老师慧眼识英雄，对他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五十一中学才诞生了这样一位优秀的物理教师。几十年来，我接触过数以百计的校长，恐怕很少有像朱家泽那样敢于负责、勇于探索的校长了。第二件事，也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当时取消俄语教学后，学校的英语教师顿时十分紧缺，作为校长的朱家泽并不是简单地向区教育局要人，他根据对校内教师队伍情况的熟悉和了解，大胆提出一个设想：把一批曾就读过教会学校（如圣约翰、沪江大学）而眼前正任教其他学科（当时教数学、地理、化学的都有，大概有七、八位）的教师，动员他们立即改教英语，这些教师经过短期培训，并发挥外语教研组骨干教师的带教作用，不久就先后上岗，竟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最突出的就有刘光坤老师（她先后教过化学、数学），她的教学生动、活泼，口语特别流利，后来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很出色的一位英语教师。五十一中学的外语组也成为学校教学水平最高，在市、区影响很大的教研组。朱家泽老师当年这个有远见的决策，不能不令人佩服！第三件事，发生在六五年底，当时我刚送走六五届，接任六七届年级组长兼（3）班的班主任，朱家泽老师主动提出来我班任教语文课。他很看重这个决定，认真备好每节课，讲课很生动，教学效果很好。那年的年底，他被组织上抽调去郊区农村搞社教运动，为期半年。临近出发前，他的各项工作十分繁忙，致使不少学生写的作文还来不及批改，朱家泽老师没有求助别人，在出发前一晚，他在办公室干了一个通宵，硬是把学生的作文一篇篇批改好，第二天交到我手里，委托我发给学生，我是既感动又激动，他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真是我们老师学习的好榜样！学生们知道后，都尤为珍惜这篇有特别意义的作文，更加敬重他、爱戴他。第四件事，朱家泽老师在抓教学业务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让师生接触社会，接受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我记得在六三年秋，朱家泽老师先后请了时任市里的杜淑贞、蒋文焕向全校作理想、信念和时事报告，同年在组织学生去马桥公社劳动时，带我们去上海机床厂参观享誉全国的万吨水压机，并请厂长做报告，介绍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同学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专心地听，很受鼓舞，在师生中反响很大。除此之外，还有一次，他从一位教师处了解到一位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颇有心得体会，于是他就请这位家长在年级的家长会上作报告。这位家长就如何关心、教育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等问题作了很形象、很生动的报告，对到会的每位家长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这位家长就是上海的著名爱国人士赵祖康先生（上海市副市长）的夫人。他的小儿子赵国屏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在校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今天他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著名的生物学家，06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在我的记忆中，以上这些生动的报告和活动，都是由朱家泽老师出面组织安排的，并且都由他亲自主持的。足见他的工作作风多么深入、多么扎实。这样的校长，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的校长们好好学习的！

七十年代中期，我和朱家泽老师同时担任学校的教育组副组长（组长是当时的工宣队队长），我们两人朝夕相处在一起，经常商量，共同协调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我们可以就周围发生的事畅开心扉

交流看法，他丰富的领导经验和精神风范，直接的感染给我。1978年后，他离开五十一中学，先后任教育局负责人，后兼任南模中学校长。八四年后我奉调到区里筹建教卫部，他又调任区政协主席。在机关，我与朱家泽老师又有较多的接触联系，当时，是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教育局的党建工作的情况，并多次就教育局的党建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十分坦诚地给我提了不少建议。作为新手，那段时间，无论我在教育局工作还是后来在区委、区人大工作，我仍像过去那样经常向他请教，他也如往常那样关心、支持我的工作。我在教育局工作的几年中，教育系统面临重重困难，教师待遇地位不高、教师队伍不稳、教育经费不足等，他总是以坚定的口吻鼓励我们要坚持岗位、坚定信心做好各项工作。他在各种会议上大力呼吁，要在全区形成尊师重教的风气，他十分嫉恶那些见利忘义、违背教育规律、违背师德的人和事。在那几年相处中，他从不以长者、领导的身份对待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相反总以谦虚、讨论的口吻与我探讨工作，交流看法。他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都没有一点架子，和善地对待机关里的每位同志，谁要是生病了，只要让他知道后，他总会上门探访。前几年，我在体检时，发现几个重要指标异常，他就多次来电询问，并主动向我推荐几个好的药方。作为年事已高的前辈，尊敬的老领导，待人如此真诚，如此热忱，实在令人感动。

九十年代初，朱家泽老师从政协主席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十分关注区里的各项工作。印象深的有：一是，他退而不休，继续以一个老教育工作者身份，为徐汇区的教育事业尽心尽责地工作。他应区领导之邀，汇同教育系统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组建了教育咨询委员会。他们不计工作条件、不计工作时间，经常深入到学校，走访学校领导和教师，听取各种意见，掌握真实情况，及时分析研究。有时他还亲自动笔，归纳整理成书面材料，向区领导反馈，为区领导对教育工作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那几年中，他们跑遍了所有的薄弱学校，凡是新办的学校，每开一所他们就及时走访一所，为了不让他们成为新的薄弱学校。二是，在他退休前后的十几年中，他总结自己几十年对教育事业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教育经验，以“敬业、乐业、专业”为题在市、区各种会议、教师、干部进修培训班上，作了一百多场的报告。区教育局举办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每一期都将他的报告列为最重要的第一课。他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对每一次报告，都是认真准备，按形势发展的要求，搜集新的信息，更新和充实内容，所以他的每次报告都很生动，贴近实际，深受大家的称许。现在区里在位的许多中青年领导干部几乎都聆听过他的报告，接受过他的教诲，朱老师的许多肺腑之言令他们终身难忘。三是，朱家泽老师在八九年十一月不幸生了结肠癌，但他毫不消沉。我几次去中心医院探望他，他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告诉我，面对顽症，他要努力做到四不：不忧郁、不畏惧、不急躁、不自扰，他勇敢地接受手术，配合医生坚持化疗，还忍受化疗反应的痛苦，强迫自己吃难以下咽的食物，尽可能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他以顽强意志和毅力战胜了病魔。他的事迹，当时在病区中广为传诵，令病友们钦佩。在身体逐步康复之后的几年中，他又以饱满的热情去参加区里的各种活动，继续做了许多场“敬业、乐业、专业”的报告，还去许多中、小学宣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迹，探索实践“求真”教育和创造教育。他跑办公室，走教室，与年轻的校长谈心、谈工作，关心青年教师的备课，询问和解答他们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和疑虑。他一到学校，一见到校长和教师，一谈起教育工作，他就会精神焕发，丝毫看不出他曾是身患绝症的老人。

八十年代后期，在与他共事过程中，他曾向我吐露过一个埋藏心底的诉求，希望组织上帮助他办理离休手续。年底，朱家泽老师住院开刀，我去探望时，他又谈起争取办理离休的心愿，我劝他待身体康复后，再仔细回忆，收集资料以求妥善处理。不久，市有关部门同意他办理离休手续，确认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向他表示祝贺。办理离休手续后，他从不张扬，一直很低调，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外出开会，参加教育系统的有关活动或去医院看病治疗，很少向老干部局提出派车的要求，大都是一个人步行或乘公交车前往，真是一位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好老师。

朱家泽老师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对教育事业的那份情、那份爱，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生前，他最赞赏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讲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多次做“敬业、乐业、专业”报告中最感动、最激励人的一句话是：“我愿意活到老，干到老，愿作春蚕，生命不息，吐丝不止；甘为红烛，奉献‘喜泪’，流尽方休。”这就是这位在教育岗位上奋斗几十年的老教师、老领导一生最好的写照。他是最尊敬的师长，也是我最真挚的朋友，我永远怀念他！

登载于“钟声”2011

发表于1998年11月24日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

春风化雨

—记朱家泽老师

林更 52 届



一九六年秋，位育校友会为我安排了一个和母校小弟妹们的谈话会，让我讲讲在国外的观感。谈话的那天，校方也邀请了五二届的几位校友和退休多年的朱家泽老师一同出席。

在步入三楼的会场的路上，朱先生和我并排上楼梯，走了一层，朱先生突然问我：“林更，你记得我陪你去参加演讲比赛的事吗？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使我忽地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入了会场坐在台上，我哽了半天才能说出话来。

那是整整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一九四六年，我是位育中学一年级的学生。那年上海市举办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校内的选拔赛选出我来代表位育去参加比赛。比赛分两阶段，先是由预赛中选拔出优先的竞赛者，其后自决赛中决定前三名获奖者。比赛期间代表各校的学生都由老师陪护着参加这个活动。朱先生那时是全校的训导主任，两次比赛都是他带着我在会场。预赛的结果很好，很多人都认为我可以在决赛时稳取冠军。校长和老师对我嘉勉并论，抱了很高的希望。朱先生更是循循善导，要我好好在一周后的决赛中有更好的表现。不料到决赛的前两天，我得了感冒，发高烧病倒，到比

赛那天还未痊愈，但是我一定要去参加比赛。我的父亲和朱先生商讨后，决定让我上场，于是我带着哑喉咙发着烧上了台。比赛的结果，我落到第二名，未给学校带回预期的荣誉。回到学校，大家不免失望，有的说我大意失荆州，我独个流泪不止。朱先生把我拉到身边对我说：“你是虽败犹荣，不要灰心，我对你今天拿到亚军已经很满意了，你要是没有这个勇气和毅力带病上台的话，我们就等于弃权，就什么都赢不到了。所以你应该觉得和得到冠军一样的高兴。”我回家后虽然仍大哭一场，但是也觉得朱先生的话对我这十二岁的孩子是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朱先生和我同于一九四六年来到位育中学。我入了后来六年制的五二届一年级，朱先生担任了训导主任兼五年制四九届的级任老师。我记得朱先生虽然和我们常常接触，却只教过我们班一个学期，教的是公民课。那时正值解放前夕，而公民课是旧制度下的八股课。朱先生撇开了书本，灵活的和我们讲社会道理和待人处事的原则，把一个枯燥无味的教条课变成了生动的教诲。

我一九五〇年离校，辗转来到国外，一去四十年，到九三年才在有机会见到朱先生，而桃李满天下的朱先生依然在四十多年后还能记得我这个没有什么成就的学生，还能滔滔不绝的和我说当年的韵事，而当年的学生也没有一个在脑海里没有朱先生的深刻印象的。

九七年返沪时，我届的几位校友陪了我一同去探望年届七十六的朱先生。约会的那天朱先生上下午都要去开会讲话，只有在中午抽出时间来和我们相聚。我们都说连学生都退休了，怎么朱先生这么大年纪还忙个不停。朱先生对我们说，他的老年退休生活是建立在五点的基础上的，那五点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除了“养”和“医”是基本条件之外，生活上的核心就是“为”，即是做有用的事。并以“为”来促“学”，从“为”中求“乐”。这样，老年的日子就过得更好。半个世纪后，朱先生给几个年逾花甲的老学生们又上了一课。

The article was written more than 10 years ago for a publication issued in 1999 by the Xu-Hui Education Bureau to honor Mr. Zhu.

林更 12-21-2009
登载于“钟声”2010

都想听朱家泽校长亲自讲课

65届中五(1)班 潘重

作为我们这一届试点班的主要策划者和掌舵人之一，德高望重的朱家泽校长时时刻刻亲自把握着我们的教学计划、教学质量和进度，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当然不可能经常直接给我们上课，通常只是在一些大会上给我们做做报告，或者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下给我们做一些指示。朱校长做起报告来口齿清楚，没有习惯性口语，讲话慢慢的、不慌不忙的，思路很清晰，逻辑性和说服力强，我们都爱听。

同学之间不知从哪里传来说其实朱校长讲课同样也特别精彩，我知道后既兴奋又好奇：想象不出校长讲课是什么模样。

记得升入中五后的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在上某堂课（记不得是什么课了，地点是在现在位育初中部的南楼）时，忽然隐约听到朱校长正在给隔壁班级上课，好像上的是政治课。那时候的南楼教室两头各有一扇门，靠后排的那一扇门正靠着隔壁班级靠黑板的那一扇门。天气热，所有的门都开着。记得那天正好轮到我（我们坐位是每周轮换的）坐在靠后排的那扇门边上，能隐隐约约听到几句隔壁朱校长的讲课声。我们很想听听校长讲课，于是几个坐在门边上的男同学一个个屏住呼吸悄悄地把自已的座位向门外挪呀挪，一直把自己挪到了走廊上，这样就能略微听清楚隔壁的讲课声了。

也许是吃别人家里的饭菜香的缘故，偷听来的课印象也深。朱校长讲课引人入胜、新鲜、特别有激情。那种感觉，对于现在有些不喜欢政治课的同学来说是很难想象的。政治课的魅力在于它能提升思考者的社会洞察能力，培养理性思维和辩证思维方式，使年轻人早日趋向成熟。

为了偷听隔壁班级的课，自己该听的课不听，还要违反课堂纪律，犯点小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今天专门坦白交待，仅仅是想说明当年朱校长的魅力和威信有多大。如果哪位学弟学妹读到此文，请同我们一起为位育有朱校长而骄傲！且切不要效仿犯错的在下。

还有另一个故事，更有意思。

临近高考，有一天，朱校长给我们上政治辅导课。地点是在现在位育初级中学最南边的那个大屋里（现在好像不在了）。我们四个班级的同学一起听，180多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讲课内容我记得好像是解读当时见报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或者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类的文章。

天气热，整个房间跟大蒸笼似的，但谁都不在意。

只记得朱校长的讲解有声有色，语言铿锵，分析透彻；大屋子里除了我以外所有同学个个聚精会神地飞快地低头记着笔记。可怜我因为几个月以前不巧右手手腕骨折，绑着石膏，右手无法写字，左手新学写字但写得很慢，我就干脆不记笔记抬起头认真听。不经意间，我往左侧窗外一看，我大吃一惊……

窗外不到一米是一堵竹篱笆墙。墙外紧挨着是一间斜顶平房，那是校外了。房顶上爬着一些女生，她们是隔壁市二女中的应届生。不知怎么这些女生得知我们朱校长在此讲课，想来偷听，苦于竹篱笆太碍事，干脆爬上房顶，不顾烈日当空，梁上巾帼的干活！如此场面，比起当初我等男生挪挪位子进走廊之雕虫小技而言，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更有趣的是，那天晚上，我们家来了一位我从未见过面的不速之客，是我姐姐的同窗的妹妹，市

二女中的应届生，白天的梁上巾帼之一。因为在房顶上没有占到有利位子，听不清楚，凭借着她姐姐认识我这一关系，上门来向我借笔记来了。天哪！我平生第一次遇到女孩子开口向我借笔记，又偏偏是一个外校的我不认识的漂亮女孩。如果我有笔记，我一定会借给她。可惜，我正好是那天所有听课的同学中唯一的一位因为右手手腕绑着石膏而没有记笔记的倒霉蛋！真丢人。

4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那位当年的女孩最后看到朱校长讲课的那天的笔记没有。我只是在想，在我们这180人中间，如果有哪位今天还保留着那时的笔记的话，就请他（她）把它找出来吧！我还真想借来再看看，到底朱校长当时讲了些什么？

65届中五(3)班 包洁芬

周六下午，同学们安静地坐在教室里，这时每个教室的拉线广播里传出一个洪亮而又慈爱的声音：“同学们……”这是朱家泽校长在给我们上周会课，他给我们讲解《中学生手册》《学习的目的》《国际国内形势》，毕业班学生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那时的条件没有现在那样先进和齐全，没有电视录象，没有多媒体，没有电脑，仅有的是每个教室里有一个拉线广播，但那时的校长、老师、学生都是以一颗真挚的心在教育、在聆听，朱校长洪亮的声音通过麦克风拉线广播传播到每个教室，同学们个个安静地坐在教室里聆听……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和豪言壮语，有的只是真真切切发自肺腑的希望和教导，同学们听在耳里，记在心里，用致於在日常的学习、劳动和工作中，体现在师生之间既是师生关系，又如父母、兄弟姐妹的情意，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纯洁友谊，尽管那时的学校的教育环境和设施没有如今的豪华和优越，但是给我们留下永远的朴素、真挚，互相信任，团结友好，互相帮助的融洽关系。中学时代是一个长知识，长身体，学本领的最关键的时间，我们这一届有幸被选中实施五年一贯制教育，在这五年里，是朱校长制校有方和各位老师的辛勤培养，使我们这一届同学在德智体都得到了很好的培育，尤其是对我们的素质教育，有这一前提奠基，使学生的知识和才华的发展得更加灿烂辉煌，故在我们这一届中出现了如吴启迪、朱邦芬等一大批国家的有用之才，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的母校——上海市五十一中学（现位育中学），感谢朱家泽校长，感谢所有为我们这一届学生成长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们，在此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65届中五(1)班 虞璇钿：

影响最大的、印象最深的是朱家泽校长，以及学校当时的政治思想教育。记得当时，朱校长经常给全校作政治形势报告，特别是在高中阶段，经常兼上我们的政治课，有时是四个班的大课，有时是八个班的大课。朱校长的口才以及演讲的风采使政治、哲学一点也不枯燥。当时家里没有收音机，听着朱校长的时事形式报告，心中就会腾起世界革命的风云，仿佛就如置身于越南抗美战场之中。

65届中五(2)班 朱邦芬：

朱家泽老师当时是副校长，又教我们的政治课。他是一位教育家，他讲的政治课和做的全校大会报告十分生动。他注重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培养我们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不是说一些空洞的“八股”和教条。

65届中五(4)班 乐宜璞：

朱家泽校长，一位敢于创新、敢于改革的领路人，他要创造一个奇迹，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清瘦、挺拔、声音嘹亮、一身正气、风度儒雅。听他的报告，使人振奋，使人感到唯有奋发向上才是正道。

65届中五(4)班 王家斌：

我听说过许多人说过“与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但是只记得一个说过这句话的人，那就是朱老师，而且还记得他说的时候的声言、语调。这句话教会了我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65届中五(2)班 孙文元：

回忆当年，朱校长是和我们学生接触最多的一位校领导。五年当中，不说后二年的高中阶段，仅是前三年的初中阶段，我记得每个学期就有好几次，要整个年级八个班级，排队去襄阳南路第二小学（位育小学）开校会，给我们做报告的，绝大多数是朱校长，至于到了高中阶段，柯从绳老师也是经常给我们做报告。我记得，就在我们初二初三，也就是六一年六二年，时值上海五年制试验进行重点调整，我们学校作为全上海市仅有的两所被保留的学校之一，继续进行五年制试验。朱校长经常在校会上鼓励我们刻苦努力学习，顺利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五年制试验的任务。那时候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朱校长在会上教育我们科学地分析形势，乐观地看待当前的困难，鼓起我们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我们毕业前的那一年，朱校长担任我们班的政治课老师，他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做精神贵族…，所有这些班会校会对我们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人格的塑造，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使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都能够保持一种稳定向上的精神状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五十一中学的这一段人生历程，影响到了我们的一生。

我曾经多次在马路上迎面看到朱校长向我走来，我总是怀着恭敬的神情向他问好，每次他都是面带笑容，和霭可亲又平易近人地回应我。他那发自内心的微笑，永远存留在我的脑海里面。